

演 講

伍淑賢

工作關係，要參考不同人士的講辭。本地高官，即使是政治任命的司局長級人馬，演辭也不脫一陣政務官氣：看當時要宣傳甚麼政策，先羅列事實，「數白攞」之後，呼籲大家支持政策，多謝，完了。這類演辭除了提供歷史記錄之外，絕不會引起人興趣，對演講官員的形象一點都沒提升，對社會也沒大的啟迪意義，因為沒人味。人味是不容易的。政府流水作業，寫手四平八穩已經不錯，要了解高官脾性又文采風流，真是難於登天。或又過了頭，寫篇范仲淹《岳陽樓記》式憂國憂民文章，叫一些官場老油條照唸，肯定笑死人。就算是「吹水天才」如奧巴馬，有一流的寫手，但碰上一些非他強項的題目如經濟等，他的演講就不好聽。因為他講的只是專家的獻計，並不是個人長期深刻體會和琢磨的東西。

所有教人演講的專家都說，說故事、特別是親身經歷的故事，是演說的靈魂。甚麼大道理，平鋪直陳必然很悶，說故事卻是靈丹妙藥。不信你下次上講台試試，一說要講故事，觀眾的身體語言馬上不同：上身微向前傾，眼神集中看你。當然，講者只有十幾秒黃金機會。過了，捉不住觀眾興趣，就是失敗。

看演辭，即使只看文本，也可觀講者其人格一二。有些人官階很高，但講辭平實，沒強求要感動天下人，是做實事的人，凡事看重點，財爺是一例。有些官階未到頂，但很努力，着重經營政績和交功課給人看，環境局局長是一例。不過最有趣的是我們「很打得」的發展局局長，她去年十一月在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成立典禮的演辭（原文見該會網頁），所有好演辭的特點：說故事、懂得自嘲然後為政府開脫、綿裡藏針暗諷地產商每呎地蓋盡賺盡；但可惜還是露出了前政務官的尾巴，說自己無專業背景，唯一強項是在不同的崗位學習！除了香港，不知世上還有哪兒的政客，會公開承認是陣前練兵！

琴台聚客

黃仲鳴

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中華讀書報》，赫有一篇〈張愛玲佚文發現記〉，頓時眼前一亮，張愛玲又有「新作」矣，那些張迷，又要高興一番了。

這篇「佚作」是篇短文，刊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亦報》，篇名曰《年畫風格的〈太平春〉》，《太平春》是部黑白電影，導演是桑弧。文章作者署「梁京」。梁京就是張愛玲，同版正連載她以「梁京」寫的《十八春》。

發現者是大陸的「書癡」謝其章，家藏不少舊書報。他說，陳子善囑他代找老版的《紅日》，止庵叫他幫忙找《宇宙風》雜誌，於是翻箱倒櫃，兩手翻黑，怎也找不到，卻找出一堆《亦報》來。翻閱之下，就發現了梁京這篇短文，於是告之止庵，證實是張愛玲未曾出土的著作。《中華讀書報》以謝其章致止庵信、止庵的回信，和附錄了張愛玲的佚文，製成一小輯。

張愛玲這篇短文，其實也沒甚看頭。我相信，她這類「沒甚看頭」的隨筆之作，只要翻出來，便成為「寶貝」，成為「張學」的重要資料。今時今日，「祖師奶奶」的垃圾，都使「仰視派」驚喜萬分。

何謂「仰視派」？

夜讀袁良駿的《張愛玲論》（北京：華齡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二月），第三十三章中，將內地的張愛玲研究分為三派：「仰視派」、「俯視派」、「平視派」。

所謂「仰視派」，是指「沿著夏志清的思想邏輯，把張愛玲捧為中國現代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對張愛玲只許說好，不許說壞」，代表人物是陳子善、劉鋒杰。

「俯視派」則是對張愛玲大張撻伐的一班文人學者，袁良駿舉出何滿子和陳建作為代表。將張愛玲

服眾要的不是牙力

蘇狄嘉

直資學校都是名牌，大部分家長和學子夢寐以求的目標。可是，在審計人員標準下，幾乎全部都有行政缺失，個別名牌中的名牌，更被冠上「行政混亂」的帽子。

教育局高官試圖解畫，卻是越解越亂。一時說審計對象只是教育局，非關學校本身；一時又批個別學校積習甚深，教育局屢論不改，高官公開自欺「沒有牙力」！社會大眾為之「霧煞煞」，香港教育究竟怎樣了？

「霧煞煞」常見於台灣媒體，含義包括了「莫名其妙」與「稽查」，還多了一點無力了解真相的無奈！

幾乎所有名牌學校都出問題？那選了得！誰該負責？還不及早整頓？官員管不了是沒有牙力還是沒有能力？

香港教育經歷過混亂年代，有「學店」之名的私立學校林立各區，有在天台辦學，也有借用教堂，五十後的一群，更也許有過上課途中「走鬼」的經驗，因為學校超額招生，視學官來巡查，超額部分員生需暫時撤離。

終於熬出頭了，香港學校在地區中頗有名氣，鄰近國家富人紛紛送子弟來港，就讀中學與大學。功勞簿上嘉獎的，應是辛苦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人員和愛子心切的家長們，他們的配合，為社會作育了英才。政府教育當局除了調撥經費，也再沒有其他正面貢獻。

辦教育的先驅賢者，為人津津樂道的軼事不少，卻沒有一些學生減少就縮班、殺校的往績。

心安

藍花楹

起初聽說，這美艷無比的開花大樹在檳城只有老植物園才得以看見。檳城有兩個植物園，新植物園在日落洞巴利對面不遠，望海而鄰近市區，範圍不大，慢走一圈僅需十五分鐘，也由於規模較小，習慣晨運的人，除非往附近，不然，都只選擇趕時間的當兒才到那兒健行。

爬到新植物園最高處，是供人運動的平地草坡，檳城著名地標，連接檳島及對岸威省，長達13.5公里的世界第三跨海大橋就在眼底，距離甚近，天氣倘若良好，橋上排隊進入或離開綠島的車子一目了然。氣候不佳的話，鋪展開來的風景是另一幅煙雨繚繞的朦朧韻味水墨畫。

晨光熹微時分，朝露濕潤下的花樹，蔥蔥鬱鬱水氣氤氳，空氣一片清新，可惜老檳城對「老」有種特殊感情，大多數人嫌此園歷史不夠悠久，認定唯有年月光陰浸漬的老植物園才是理想晨運場地。

老植物園位於檳城北側，離市區不過8公里，卻已被居於慕爾小島的檳城人稱為地處偏僻。走過百年滄桑，歲月悠久的花樹品種繁多。環境清幽花香襲人的老植物園，內有一瀑布，故亦稱瀑布花園。園裡

流過一條清清小溪，溪邊亭子內外時見有人打拳練氣功，邊上種有竹子及其他常時開花的矮叢和大樹，許多小孩尤其留戀溪邊不走，為了清澈見底的溪水裡那些顏色亮麗的孔雀魚，不僅散發誘人的鮑鮑光彩，佇足相看，還有一種叫人艷羨的自由自在悠游姿態。

那時旅居外州，偶爾回檳，不忘爭取時間到老植物園晨運。每逢開花時節，那棵大樹的叢花特別搶眼，一球球爆發式地在樹上盛開怒放，毫不含糊，無限強悍非要人看見不可，一副以多取勝的奪人眼目。羽狀樹葉在開花時節往往落光了去，無葉的枝幹唯餘下一樹紫藍色花。

車子剛抵植物園，泊好車下來，站在園門外，那棵璀璨明艷的大樹，像園中最明亮的一顆星，在遠處熠熠閃耀，吸引了眾人的視線焦點。

美術色彩學說明，在光譜中，紫色的光波雖然最短，穿透力卻最強。人們的肉眼對紫色的接收反應格外強烈，就算距離遙遠，仍然可以清楚看見。

絢麗的紫藍顏色花兒雖然不言不語，靜靜挺立，綻開盛放時，卻成為園裡眾花樹當中，最多遊人行注目禮的那一棵。

一見鍾情以後，每當紫藍花開時節，工作再忙碌，也蓄意撥出時間，清晨醒來就過去老植物園漫步，說是晨運，也是，不過卻特地花樹下留連，表達對紫藍花的美的讚歎。

心裡一邊極其同情其他品種的花樹，哪幾棵不幸生長在它的旁邊，儘管鮮花繽紛，努力綻開，相比之下，全都黯然失色。

為不知名的紫藍花樹留連老植物園，僅僅是因為美，沒有刻意去尋找它叫什麼。有時和檳城的朋友提起，竟然人人皆無法叫出它的名，然而，曾經去過老植物園的人，多數被它奪人的美觀震撼。

1884年，熱愛植物的英國人查爾斯柯蒂斯籌建植物園時，主要目的是為了種植熱帶經濟作物和收集熱帶

藍花楹美得讓人暈眩。

網上圖片

紫藍色的小花可愛迷人。

網上圖片

開局之年

思旋

時光荏苒，還有不到二十日，二〇一〇年將過去。二〇一一年正是「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為了「一起好步」，在上周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是焦點。執筆之時，仍未知此工作會議的精華所在。然而，會前通過多渠道的「吹風」所聽聞，年前的「適度寬鬆」銀根政策將「回歸穩健」。市場對此演繹眾說紛紜，正是何謂「穩健」？解讀領悟不一。若簡單理解，「穩健」相對於「寬鬆」即是「收緊」之謂也！如此一來，投資者認為銀根收緊不利於房地產以至百業融資甚至消費能力。不過，週四通脹將有成效。

一連三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此文見報時將有公布，今後的貨幣政策基調，各種貨幣工具收緊銀根的走向等等，大眾有所依據作為投資部署。不過，市場多傾向預期央行將加息。至於加息份量和速度各方預測不一。與此同時，對投資意慾同樣先行「穩健」，不敢有大動作。

上周港股因外圍以及大陸好壞消息參半而波幅拉闊，大上大落。投資者學精了，先靜觀其變，引致成交不多。上周恆生指數仍能守穩在二萬三千點。

預期息口與銀根等貨幣政策「穩健」有較清晰指引，料今周港股亦轉趨「穩健」。「聖誕鐘聲買匯豐」此歌仔現時已不大聽聞，惟近日「匯豐」(0005)股價在拋盤時亦能守穩在八十元以上。事實上，「匯豐」在今年的股價表現相對落後頗令擁護者失望。期在聖誕鐘聲漸近之時，匯豐股價亦將漸升，不致令擁護者失望。中銀香港(2688)周前因人民幣清算行地位受挑戰而股價下跌，顯見港股民相當敏感。若能深度去分析，有央行背景作後盾的中銀香港該是在港獨一無二受央行信任的港銀行，清算行之地位誰與匹比，誰可替代。有實銀者不妨伺低吸入，必有收穫。

孫立人的故事

吳康民

在台北的酒店大堂遇到幾位老兵，有的還掛上國民黨軍隊的勳章。其中的一位聊起來，問他們前來台北幹什麼，他操著濃厚的四川口音說：「是為了紀念孫立人而來。」

孫立人，國民黨重要將領，抗戰時期曾任第一軍軍長。因他曾留學美國，好像是西點軍校畢業的，因此被派去緬甸協助英軍作戰。在抗擊日寇的戰役中大捷，頗受稱譽。解放戰爭中，也曾任東北戰場和金門戰場上與解放軍交過手。

一九四九年後隨蔣介石到台灣，曾任「總統府參軍長」。後因其所屬郭建亮及所謂「匪諜」案，被追辭職，被判處「長期拘禁」，一如張學良般遭軟禁三十三年。一九九〇年鬱鬱而終。

其實「匪諜」案只是藉口，蔣介石潰逃台灣，美國人常常希望另覓代理人，將蔣取而代之。在大陸時已有游說李宗仁、傅作義的前科。蔣龜縮台灣後，孫立人是美國人看中的一顆棋子，加上孫留學美國的背景，便引起蔣的猜忌。孫於孫有無異志，現在已經死無對證。孫

立人案據說牽連的軍隊將領達三百餘人。該日台中市「孫立人故居紀念館」揭幕，台灣還請來抗戰時與孫有交情的英國軍官史立姆之子，現任英國上議院議員的小史立姆主禮。

二〇一〇年台灣雖曾為孫平反，說該案是「被陰謀設局的假案，但並未向孫氏後人正式道歉。今天為孫的故居揭幕，並邀請外賓前來，大概就是有點變相道歉的意思。

過去陳水扁當政，對國民黨籍的孫立人，雖然已經逝去，仍然未有放鬆。他住的官邸原是軍方官舍，但屬政府的「國防部」卻認為孫的後人佔用軍地，要求拆屋還地，還要追討八千萬元的租金。只有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才說要作為文物保護，登記為「歷史建築」，今天更闢之為紀念館。

這位老兵滔滔不絕地說他當年的戰功，可是他的四川口音，讓我只能連聽帶猜聽懂三四成。他也說不清楚他此來是參加紀念館揭幕還是另有紀念活動。

韓國學者的台灣文學翻譯

陳智德

到台灣參加研討會期間，還結識了兩位韓國學者，金良守教授和金尚浩教授，兩位學者都在研究以外，都致力把台灣文學翻譯為韓文，金良守教授專注於台灣小說，金尚浩教授專注於台灣新詩，已發表、出版台灣文學韓譯多種，金尚浩教授送了一本韓譯鄭明新詩集《三重奏》，書後附有中文原詩，由他翻譯出版的尚有陳千武、巫永福、趙天儀、方明等人的詩集，兩位金教授未來尚有更大型的台灣文學韓譯計劃，台灣學界對他們的努力也十分推重。

因為住宿處接近，會議期間頗多與他們談話的機會，深感他們對台灣文學的熱誠，二人的翻譯工作更有明顯分工，金良守教授專注於台灣小說翻譯，他自己也寫了許多台灣小說研究論文。研討會最後一晚，吃過大會安排的晚餐，再回到住宿處之後，我見時間尚早，換了衣服獨自去逛逛大學校園外的夜市，逛了一會略感無聊，還是走到一家書店去看書，巧合地碰見金良守教授，交換一下看書的情報之後，他問我香港可有什麼年青小說家的作品可以介紹，剛巧那書店進了韓麗珠的新書《縫身》和前作《灰版》的《學習年代》和《時間與史》。啞啞之「這」是該書店所有的香港作家小說，我馬上在書架取了出來介紹。

金教授首先拿起韓麗珠的《縫身》，問我這是關於什麼的小說，我答了幾句，他很猶疑地翻了幾頁，再看重啟章的書，我再作了些介紹，他還是很快把書放下。我想這不是書本身的問題，而是香港作家、香港文學對他們來說過於陌生，實在難以建立信心。